

中華文化承傳 ——讀《中國文化承傳》上中下三冊

文：余非

沒有範文的日子

細心讀知識性讀物

日前收到剛出版的《中華文化承傳》上下冊一套，令我想起2007年出席講座活動後現場派發的另一套書：《中國文化承傳》上中下三冊。《中國文化承傳》和《中華文化承傳》是姊妹篇的配合，前者針對初中，後者為高中而設。

這兩套書之與別不同，是編著班底陣容強盛，由大綱擬定至試寫過程也嚴肅認真，非一般同類出版物可及。當時收到《中國文化承傳》已很想推介，限於當時本欄仍以EMB(教育統籌局，現稱教育局)推薦書目及範文為主，這套書不合當時的標準，因而未有介紹。

家、中學校長及資深教師，除港澳的學者專家外，還包括內地、台灣、新加坡、泰國、印尼、菲律賓以及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的代表。……

(施仲謀主編《中國文化承傳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北京，2006年1月。頁10。)

《中國文化承傳》三冊內容大綱的制定，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為主，再輔之以「用家」、師生的問卷調查。不止此，在編寫過程中，工作小組聯絡了十五所中學進行施教試驗，根據施教效果來改進教材之不足。三冊書由構思到出版，為期兩年。這樣的一種編著流程，絕非一般私人出版社可以做到，翻閱後也感書稿的質量、尤其是文字質量，確非一般文化普及小書可比。



然而，我常擔憂用這種方式去讀中國文化，中國文化最終在他們的腦海中會留下一個怎樣的印象呢？獵奇與真正有深度、有系統的認知，始終是兩回事。

《中國文化承傳》在編排上的好處，是應付了項目化的需要，同時又沒有犧牲知識的系統性。這套書每冊八個單元，每單元有8至10篇文章，三冊合共222篇文章。而這222篇文章不是不相干的散文——序言中編著者明言，不贊同對文化科作「隨機的灑點式」學習——222篇文章背後有一個很完整的框架，見書後附錄的「中華文化學習大綱」。(四之一)

內容特色 獨立文章背後有系統設計

一直認為本地學生的基本語文水平是可以過關的，他們的問題出在思想深度不足，是沒甚麼可以、及需要表達的內容，多於是不懂得表達。以課程改革後出現的、項目化的文化研究科為例，聞說，有老師租來中式結婚用的裙褂讓學生試穿，也買來中式婚禮用的傳統信物，讓學生看一看，摸一下。這種教學方式也許非常「活」，活動化幾以成爲教學主



編者介紹 專業顧問 實戰經驗

先介紹《中國文化承傳》直接執行的班底。直接參與編著工作的有香港大學中文系施仲謀教授，編審杜振聲先生是編輯出版方面的前輩。而以港大爲主的這個執行班底(工作小組)背後，又有具實力的顧問團：……背後有一個高質素的顧問團，成員包括文化學、課程學、教育心理學等方面的專

普通話從何而來 ——讀《中國文化承傳》上中下三冊

文：余非

沒有範文的日子

細心讀知識性讀物

曾不止一次聽到以下這個跟語言有關的故事——只在本地、香港流傳。

詩更合中古音韻，廣東方言保留最多古字。你說是用廣東話入文，我說是用古字入文，行不行呢？都說得通啊。」你懂得回應上述故事嗎？概念混亂之餘，假假(傳說中的故事是假)真真(廣東聲韻系統保留中古音是真)，假的道理架接到真事上，再「順理成章」推出結論：廣東話入文是復古，是更尊重中國文化、更有古風。一般同學如聽了，有能力辨識哪些是歪理嗎？

先指出上述推論如何粗疏失準。廣東語音保留中古音系，是聲韻學範疇的事情；而廣東方言是字詞、文字運用範疇的事情，兩者不是同一回事。以廣東話吟唐詩更合平仄，從而推論廣東方言「夠古典」、應該可以入文，是把不相干的兩個範疇含糊地扯在一起，混淆道理及論事邏輯。

故事中的「投票說」聽了不止一次，出自某位非文科出身的中學校長以及幾位老師之口。

由於說故事者來自教育圈，不敢怠慢，既找資料，也向大學教授請教，得出的結論是：「投票故事」查無實據。



歷史背景 語文發展「強權」不來

傳說中的故事把語文發展「強權化」，廣東方言被加上「受害者光環」，完全忽略語文「強權」不來，它有一定的發展脈絡，與約定俗成、實際運用有關。世界上大概沒有多少種語系可以在沒有應用基礎下，靠行政命令逼得出來吧。此事說來話長，台灣去中國化八年，強勢綠營也想將閩南話變成書面語，可是多年「努力」也未見成功。

在上述背景下翻閱《中國文化承傳》上中下三冊，第一時間查找可有篇章談論語言問題。有。下冊，單元三爲「語言文字」。單元下的《方言與共同語並存分用》和《官話、國語與普通話因時更化》正好解答了我的疑問。明天有引文。(四之二)

因需要及流通而形成的共通語 ——讀《中華文化承傳》上中下三冊

文：余非

沒有範文的日子

細心讀知識性讀物

《中華文化承傳》上中下一套三冊中的下冊、單元三爲「語言文字」。這單元下的首篇短文《方言與共同語並存分用》對共通語如何形成有如下描述：

來學吧」爲思維模式，也太地方主義了吧。

問題來了，那最終爲何我們要「選定」以「北京話」爲普通話呢？原來不少人並不知道，今天的「普通話」，不是「北京話」(北平話)，它其實是「北方」話。北方，指涉比北京更大的一個地域、區域。且讀另一篇文章《官話、國語與普通話因時更化》的引文：

自元朝以來，北京一直是我國的政治、經濟及文化中心，京城的官員使用的是以北京爲基礎的北方方言。各地來往的商旅，入境隨俗，也自然而然使用北方方言；不然生意怎麼做，交道怎麼打？(同上書。頁62。下同。)

注意，自元代(1279-1368)開始，北方區域已經是中國的政治中心。而「北方方言」這概念，也於十三世紀便開始日漸形成，而且是在現實生活中因需要而自然形成。

至於透過行政力量擴散的北方方言情況如下：

從京城派往全國各地的官員不會講當地的方言，他們辦理公務，與當地人交際往來，都



得用從京城學來的北方話。行政的力量使得當地人要跟官員交涉，都得使用北方話，或找人把當地話轉成北方話。

以上是由北而南的語言擴散，明天一讀南方又如何「向北望」。就是如此這般的幾百年間，共通語言自北向南、南向北流通擴散，讓北方方言於民國前已成爲整個中國的主流。(四之三)

形成條件 語言因需要而流通

怎樣才能做到各方官區的人話語相通呢？上海人都學廣東話，廣東人都學習上海話，行不行？很明顯，不可能以學習方言來解決話語交際問題，只能讓各地人共同學習全國通行最廣的話語作爲交際工具；而這種通行最廣的話語事實上已經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生活中了，那就是普通話。

(施仲謀主編《中華文化承傳》，下冊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北京，2006年1月。頁61。)

引文中把道理說得很公道，「不可能以學習方言來解決話語交際問題」。究竟是學你的，還是我學你的呢？肯定有一番爭論，爲社會製造矛盾。中國的方言多得很，也學之不盡。一國之內，大家都是中國人，如人人都「劃地爲牢」，以「我的方言是不變的本位，想溝通你就



由生活帶動的語言環境 ——讀《中華文化承傳》上中下三冊

文：余非

沒有範文的日子

細心讀知識性讀物

稍稍了解這個大背景，回頭再看前天的「投票說」，就知道那故事相當兒戲。一種通行全國的語言，哪裏可能靠幾個人來投票決定呢？而單憑革命人士中出了多位廣東人，廣東方言就可以敵得過已流通、擴散、在中國大面積的土地上共用了幾百年的北方方言嗎？下次再聽到這種傳說時，相信大家都懂得如何回應了。

至於「國語」、「普通話」又是甚麼一回事呢？我國是多民族國家，有56個民族，其中漢族人數雖然最多，但蒙古、回族、藏族等各族人數也不少，把漢族通用的北方話稱爲國語，會給兄弟民族以大漢族主義的感受。因此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，「國語」改稱爲「普通話」。……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。不過，國語這個名稱，目前在台灣地區仍然使用。

那麼「北京話」與「普通話」的關係又如何？續引上文如下：

並明確規定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，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，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爲語法規範。



北京話被選用的，是讀音系統。

《中華文化承傳》一書值得推薦，在於編寫班底是學者，他們明白得深入，於是沒有能力不用長篇贅言，一百幾十字就把問題說到點子上。深入淺出說易行難，而《中華文化承傳》卻做到了。

順帶一提，近日的熱門話題是西藏，在此補一筆，所有西藏學校的必修語是普通話及藏語，雙雙是學校內的語言必修課。說中國對西藏進行「文化滅絕」，單就語言政策而言已說不通。哪有一種滅絕，是把你的語言列爲必修的呢？而對共用語由「國語」改稱爲「普通話」，也見中國對兄弟民族的尊重。(四之四)

社會背景 謀生做官 必學官話

南方方言區的知識分子考上舉人、進士，也要會講北方話，因爲他們可能被派往京城或全國各地方當官。清代針對廣東、福建兩省的舉子，特別設立「正音書院」，教學官話；而且規定舉人、貢生、監生、生員、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進試。

(施仲謀主編《中華文化承傳》，下冊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北京，2006年1月。頁62-63。下同。)

於是，要做官的人都必須學官話，即使說時難免夾雜南腔北調，也需要學習及運用。縱然不從元朝開始計算，單就清朝已歷二百六十多年；北方話，乃至帶南腔的北調，在民國之前的二百多年間，早已因爲人們要賺錢維生、做生意、做官等很實在的跟前需要而自然流通。由生活帶動的處境，存在擋也擋不住的力量。

